

1305

# 泉州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縣城區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泉州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SH148b7

# 泉州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八三年八月

泉州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八月  
晋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印刷厂印刷

160

## 编 辑 凡 例

一、本刊仿照全国政协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的先例，从征集的史料中，选载与泉州市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历史资料。

二、本刊出版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一定有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刊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有关方面研究地方史时的参考。

三、本刊所选的材料，包括从戊戌政变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社会、华侨、宗教、人物等各个方面的资料，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都可选入。

四、本刊所发表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与订正。

五、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也可多篇合并整理。

## 目 录

回忆妇抗队和妇女补习学校	李绿汀	( 1 )
“闽南抗敌自卫团”的内幕	洪应百	( 7 )
泉州八卦沟的今昔	柯乔木	( 14 )
泉州永德公路之开筑和沿线各汽车公司 之创立与演变(续)	蔡若水	( 19 )
锦昌信局的盛衰及信差遭匪劫杀事件	张进丁	( 45 )
抗战初《江声报》在泉州复刊经过	叶清泉	( 60 )
平民中学和民生农校创办沿革忆述	苏秋海	( 66 )
回忆晋江篮球队	陈扬明	( 91 )
泉州提线木偶戏史话	陈德馨	( 105 )
旧时代“戏仔”的痛楚生涯	周石真	( 112 )
李尧宝的料丝花灯艺术	郑祖庵	( 117 )
泉州灯品史料掇拾	周海宇、林建平	( 121 )
吴增的抗日诗歌	王宗枫	( 133 )
泉州翰林龚显曾的女婿林菽庄建造 半个颐和园	陈允敦	( 147 )
记泉州三拳师	尤国伟	( 151 )
彭棠被刺目击记	陈莹棻	( 161 )
一九〇八年泉州社会调查资料辑录	王连茂、庄景輝	( 169 )

# 回忆妇抗队和妇女补习学校

章 琳 汀

我于一九三七年在晋江县妇女抗敌后援队和妇女补习学校工作，一九四〇年夏离开，前后四年左右时间。现把当时的工作情况忆述如下：

## 一、成立妇抗队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时，正是各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和一些女同学、女教师都在泉州城里。大家谈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土，国家危在旦夕时，无不义愤填膺，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奔赴救国前线。有时在敌机轰炸情况下，女同学自动奔赴灾区，勇敢地救护伤员。为了救亡，大家分头找老师，找腐学，互相串连。我找到晋江县妇委会一位理事（或委员）叫张人任，她是我的老师，是泉州日报社社长张翰愚的夫人，她有很多上层关系，我们希望她能出来领导妇女救亡工作，她同意了，但很多工作是我们做的。她也想利用我们这些女青年来出出风头。于是，我们很

快就把准备工作做好了，发起人有张人任、章绿汀、陈湘漪（妇女军训队队长）、高秀荷（县妇女会负责人）等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我们在国民党晋江县委党部楼上召开晋江县妇女抗敌后援队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有二百多人，选举张人任为队长，章绿汀、陈湘漪为副队长。

## 二、妇抗队工作

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晋江县党部联合各界成立晋江县抗敌后援会。妇抗队的工作大都是在县抗敌后援会领导下进行的，有些是和其他救亡团体联合进行的。主要的工作，有如下几项：

### 1、慰劳、征募

晋江抗敌后援会发起几次献金活动，妇抗队都积极参加。有一次，县抗敌金在泉州涂山街设献金台，妇抗队派十几名队员从早到晚在台下服务。妇抗队还和晋江县妇女金联合组织募捐队，到南门外亭店、雁塔，新门外树兜、高山，北门外洋塘等侨乡募捐。捐献的有金银首饰和现金等，这些物资由张人任负责交晋江县抗敌后援会。

妇抗队还为前方战士募捐寒衣捐款。她前和泉州大众剧社在大光明戏院合演曹禺的话剧《日出》，参加演出的有苏慈音、蔡秋等人，张人任、苏慈音多次

到石狮、青阳、安海、永宁沿海前线给抗日战士发放慰劳金和慰劳品。给阵亡战士家属发放抚恤金。一九三七年冬，妇抗队派代表参加晋江抗敌后援金组织的慰问队，到金井、永宁等沿海前线慰问抗日战士。

## 2、帮助难民工作

一九三八年五月，金门厦门相继沦陷；一批又一批难民，纷纷逃来泉州。抗敌会在开元寺设难民收容救济所。妇抗队派几十人参加服务组。她们为难民送饭、送衣，安置休息场所，打扫环境，接送患病难民看病，帮助他们寻找亲友。

## 3、在宣传方面，妇抗队更是一支活跃队伍

第一，她们经常召开妇女座谈会，宣讲抗战形势，反复阐明只有民族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的道理。她们经常高呼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妇女解放万岁！”由于把妇女解放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所以赢得广大妇女的拥护。

第二，组织街头读报组和歌咏队。妇抗队队员和大众日援社的编辑、记者，民主中学的师生组成的读报组；每天晚上，在街头巷尾读报。她们点亮煤气灯，悬挂抗战形势图和大幅宣传画。当群众都聚集时，妇抗队就高唱抗战歌曲，然后由读报组向群众读报，讲抗战形势和抗日故事，控诉日寇在我沦陷区的暴行。常常是听众和讲的都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收到很好效果。每天晚上，不少妇女扶老携幼，自带板凳，自

动到读报组地方来听讲。

第三，公演话剧。妇抗队派人参加巡回剧团。她们到新门外、东门外、南门外各地农村巡回演出话剧、活报剧和哑剧。她们每次下乡，自带道具、布景，爬山越岭，不辞劳累，用戏剧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深受农民的欢迎。

妇抗队除下乡巡回演出外，还和大众日报社、福建话剧团、民生中学师生合作演出话剧，有丁玲的《重逢》，陈白尘的《升官图》，曹禺的《日出》等剧目。

为了用通俗语言向妇女介绍全国各地妇女抗敌动态，妇抗队在大众日报上开辟了《妇女话匣》专栏，由章绿汀主编。

妇抗队这些宣传活动，对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救亡活动，起了很大作用，也得到社会上的好评。

### 三、创办妇女补习学校

后来由于学校开学了，妇抗队的骨干力量——大教师和女学生不能不回到学校上课。能经常参加救亡活动的，大都是城里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妇女。当时在妇抗队队员中，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比较贫苦的青年妇女，她们的抗日救亡热情非常动人。这些女青年中有的是因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失去求学的机会；有的由于家庭贫困，上不起学校。所以，一旦走

进社会，明白了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关系，理解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后，她们从内心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和求解放求进步的思想是十分强烈的。

妇抗队为了提高妇女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培养救亡工作骨干，决定创办妇女补习学校。招生广告一贴出，青年妇女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报名。

这个补习学校设在泉州通政巷。学校租了一间破旧的小平房，用木板隔成四间，中间为办公室，两侧为教室，还有一间为教师宿舍。学校开两个班，每天下午上了三节课，有语文、常识、音乐、救护常识等通程。这些课程除由章绿汀、苏慈音两人负责外，还经常请文化界一些人来义务讲课。如泉州日报的李展筹、民生中学的叶非英、大众日报的纪昆仑等均到校讲过政治形势和作过时事报告等。

补习学校的学生既是学生，又是妇抗队的队员，有救亡活动时，她们都去参加，没有任务时隔常上课。学校把救亡活动与学文化、学政治报灵活地结合起来。

开办这个补习学校的经费相当可怜，除了每个月向教育局领取三十元补助费外，再无其他经费收入。张人任是这个学校的挂名校长，工作由章绿汀、苏慈音两人负责。她们二人几乎是担负了学校全部课程和妇抗队的工作，都是义务劳动的。

#### 四、一九三九年以后

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掀起反共高潮，不许青年参加救亡活动，一切救亡活动都停止了。国民党晋江县政府每月拨给妇女补习学校的三十元补助费也停发了。妇女补习学校的一切活动受到限制和监视，甚至破坏，迫使妇女补习学校不得不停办。后来，我们把妇女补习学校改为国民民众学校，校长章绿汀，校址在庄府巷祠堂。分为上下午二个班，上午是儿童班，下午是妇女班（她们都是原来妇女补习学校的学生）。但是，到了一九四〇年夏，国民党进一步破坏中共地下党，进一步破坏救亡工作，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很多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被迫离开泉州，易地搞革命；杨方朱、庄五洲、苏慈音、陈潮满都相继撤出泉州。章绿汀也被迫于一九四〇年夏离开这个学校。离开前把学校搬到南街社会原务社。章到上海后即到苏中根据地。据说，这个补习学校到一九四二年就停办了。

（一九八三年五月）

（抗战初期，年轻的章绿汀同志积极投入抗敌工作，为当时泉州妇女抗敌运动的骨干。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她被迫离开泉州，转往苏中根据地，为避免敌人注意，从此改名章海蓝。现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编者）

# “闽南抗敌自卫团”的内幕

洪 庆 百

抗日战争开始，驻守福建沿海的八十师二三九旅，旅部设在泉州，当时旅长是钱东亮，防区南至同安县，北至福清县。虽然辖内的各县常备大队，警察局，派出所，各联保的壮丁队，以及驻进辖区内的保安团队等都要归“国军”（旅部）统一指挥。无奈这些武装力量彼此之间，存在不少矛盾，比如宪兵管国军，国军管保安团队，保安团队管警察机构，警察管老百姓，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这样“管”都是以势压下的，当然也就产生压而不服，有时矛盾就表面化起来，如驻泉的宪乐队就曾与旅部发生过火拼。这样，一旦有事，很可能同床异梦，怎能抗敌？这使钱东亮感到手忙脚乱，使用大量人力物力，在漫长的海岸线，构筑机枪掩体、交通壕、掩蔽部等；一而来的破坏公路，炸毁桥梁，轮船沉江等措施，以阻止敌人快速部队的入侵。此时笔者辍学在南安佬港联保工作，亲眼看到钱东亮部队在沿海督建“国防工事”，倒行

逆施，作威作福，加深群众痛苦的情况。由于语言不通，“你讲我不懂”，许多保长、民工受到拳打脚踢，保长争着要我去跟班当翻译。一天，吟兜保长洪××为了讨好班长，笑眯眯地说：“中午停工，我请你吃大面。”（闽南话把面条叫大面）那知班长误听为要请他吃大便，把保长打得鼻青面肿，既不许分诉也无从分诉。同我一起在联保工作的联队附卓火满，也因征集工事物资没有如限完成任务，被另一班长用锄头柄粗的相思树棍打得遍体鳞伤，还要我叫联保主任把他关起来。这就是当时军民关系的真相，我也因此被吓跑不干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金厦两岛相继沦入敌手，日寇飞机经常入侵我沿海市镇侦察和轰炸，闽南沿海更加紧张。这时钱东亮调升八十师副师长，师部也设在泉州，二三九旅旅长一缺由钱的手下团长都堪升充，实际上该旅权力仍操在钱东亮手中。钱因感到部队兵力不足，便想利用地方力量，组织一支地方武装，在自己的控制下协助防守，于是成立所谓“闽南抗敌自卫团”。当时驻军的指挥官是地方行政组织的太上皇，那个不服从就有权处置他。钱东亮即严令第四行政区十个县（缺金门），如上永泰、福清共十二县，每保抽调壮丁二名，限令要免役的长子或单丁，后来有人称这支部队为“长子训”。这样做既可以利用地方武装协防，又不影响国家抽兵。经费也不向上面伸手，命令各保随

带厂造步枪二支。所谓厂造即如汉阳兵工厂、河南巩县兵工厂造的，以及日造三八式、德造双筒……等等，至少也要福建洪山桥兵工厂制造的，土造的一律不要。如果没有步枪也可用卜壳抵数。同时规定每个应调壮丁应携带灰色军服两套，灰军帽一顶，灰干粮袋、子弹带各一条，灰挎包一个，灰军毯一条。责成各县长，层令区长、联保主任、保长迅即筹集六个月的给养，包括官兵薪饷、粮食、各种经费，送交司令部。一俟人员、装备、粮秣筹齐，便可开始训练。

命令下达后，各县进展颇不平衡，这事急坏了钱东亮，钱即决定来个“下马威”，通知晋江县城（现泉州市区）各联保主任、各保长到体育场开会，会前钱先喝得几分醉急，在会上点名问话。原准备向明伦镇联保主任何健魂开刀，当场责骂何健魂，而且步步紧逼。晋江县社训总队副总队长薛莹，深知钱的脾气，怕发展下去何健魂就会没命，急跪在地上代何求饶，保证完成任务，始得幸免。当点到南熏联保主任刘维椿时，该联保干事代答“有”，钱东亮看到不是刘维椿本人，造问：“刘维椿为什么自己不来？”干事说：“在家‘打摆子’。”钱误听为“在家打脾”，喊声“混蛋，把他抓来。”用手势指挥跟随兵员随联保干事去，把刘维椿从病床拉出来，架至体育场。随员回报后，钱马上宣布：“刘维椿违抗命令，把他枪毙掉！”刽子手即刻在体育场执行。刘维椿便一命呜呼

了。这一下吓得到会者魂飞魄散，也惊动了十几县的各级行政干部，没有二支步枪的各保，到处奔走抢购，步枪价格本来每支只有五六十元，这时猛涨到百元左右。买枪的人说：“宁可给钱死哪可给人死呀！”所谓“闽南抗敌自卫团”，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并非人民自觉自愿的真正人民武装。

那时在泉州师部成立“闽南抗政自卫团司令部”钱东亮自兼司令，以黄克绳、林玉田（寿国）、陈崑、彭棠四人为挂名副司令，实际上副司令并无实权，也没有来司令部办公。参谋长、副官室、军需室、书记室人选都由师部或旅部原班人马兼任，虽也用了少数外人，但都是干一般日常事务的下级干部。司令部之下设六个大队，人口多的县份，独立组成一个大队，小县联合组或大队，每大队名额为五百人至一千人，大队所辖的中队由四个中队至八个中队不等。

记得那时莆田成立一个大队，委派宪兵第四团少校团附赖绍铭为大队长；同安、安溪联合成立一个大队，委派吴贞任大队长；晋江或立一个大队，委派晋江县社训总队副总队长薛莹为大队长，中队长有朱文良、侯汉雄、刘雄冰等人；永春与德化合一个大队，派谁为大队长已记不清楚；还有福清和永泰两县也成立一个大队，这个大队长是谁我也不晓得；南安成立一个大队，委派南安县社训总队副总队长吕省吾为大队长。那时笔者在南安县社训总队任教练员，对南安

的第六大队情况比较了解，情况大抵如下：

第六大队部成立初期设在南安九都，兵员来自南安各保，南安县社训总队部只留笔者与两三个事务人员在工作，副总队长吕省吾专职到九都任大队长；南安县的督练习林德玖调为第六大队附，林系广东人；中队长有叶国士（诗山人）、柯金钹（金淘人）、王熙扬（丰州铺头人），都是南安县督练习，还有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毕业生王文富（南安翔云人），原民军营长戴顺明（洪濑琉璃人）等人。各中队之下设三个分队，分队多从南安各联保中的联队附或分队长选充。每分队三个班，每班十六人。

部从集中后先在九都训练。一九三九年初，再开到安溪龙门，继续在山地训练。三月间，原大队长吕省吾另有任用，遗缺调长泰县社训总队副总队长林春风充任，笔者也在这时从南安社训总队调来任大队附，表面好象我这个大队附比中队长大，实际上大队附没有实权，而且是没有油水的。我到职不久，就知道中队长的生财之道是吃空名，士兵逃跑了连队不上报，逃兵的粮饷就归中队长所有。这在国民党军中是司空见惯的。

各县筹集的六个月给养，是民众的额外负担，压得广大劳苦群众喘不过气来，但一转眼已满半年，经费开完了，各县也表示无力继续负担。钱东亮以为这支部队还没有发挥作用就撤销未免可惜，即据情报请

省政府收编，由省库拨给经费，以资维持。省主席陈仪批准，编为三个团，第一团团长委第四行政区专员王梦吉兼，团部设在永春；第二团委林梦飞任团长，团部初设在安海，不久转移到南安大盈附近的溪南村；第三团委曾任过福州市长的何震为团长，团部驻在莆田。三个团的经费暂时由省库负担，部队仍归闽南抗敌自卫团司令部指挥，实际上还是钱东亮指挥的。一、三团编制与部署由于我个人没有接触，情况谈不出来。第二团是这样编的：以驻在安溪的第六大队和晋江大队编入。人事安排是：上校团长林梦飞，中校副团长吕省吾，少校团附周凯，少校军需主任张厚坤，上尉副官洪应百，上尉书记吴承海；少校大队长陈言廉、林春风、倪华民等；上尉中队长有王文富、戴顺明、柯金钹、叶国士、王熙扬、朱文良……等。后朱洪应百也调到惠安县城任第二大队附，以后又接任王熙扬的第六中队长职务。

由于省库经费负担也有困难，一个月后第一团先撤消，士兵复员回乡去。两个月后又将第三团撤销。仅保留第二团，协助八十师二三九旅守防沿海，守备晋江、南安、惠安三县的前线，以后又把防线缩短，担任晋江、南安两县前沿阵地的防备，仅留一个第六中队开至仙游县辖的东沙担任警戒，因为东沙是一个容易遭受敌人袭击的地点，相传明朝倭寇扰我闽浙沿海时，曾经在这里登陆，被戚继光的部属击退。我这